

缅甸工业化中的华侨 (1948- 1962)*

范宏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缅甸; 华侨; 工业化

[摘要] 缅甸独立后, 在缅人化、国有化政策的压力下, 大量华侨商业资本转而投资工业, 在缅甸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提高了缅甸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能力, 增强了缅甸经济的自主强度, 推动了缅甸产业结构的转变。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得益于缅华社会较大的流动性, 华侨没有土地、农业、人身的束缚, 以及华侨经济作为移民经济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华侨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此外, 这一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缅甸政府鼓励华商投资工业的政策、中国政府对华侨由商转工的支持, 则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 D634.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8)02-0060-09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yanmar from 1948 to 1962

FAN Hong-we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Myanmar; Overseas Chinese; Burmese Industrialization

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nationalization, many Burmese overseas Chinese began to switch their capital from commerce to industry after Myanmar's independe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It improved the capacity of capital formation, increased self-reliance of Burmese economy and promoted the change of Burm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Overseas Chinese's important role in Burmese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obilit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Myanmar since they were not bound by agriculture and earth, their sensitivity to the market as emigrant economy and their modernity. Other positive conditions contributed to this, such as favorab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ituation, the Burmese government's policy encouraging immigrants to venture into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upport to overseas Chinese.

缅甸自1948年1月4日独立后, 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做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其中华侨的贡献不可忽视。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侨或缅甸的印侨相比, 缅甸华侨人数少, 经济实力薄弱。据统计, 1953年缅甸华侨共有35万, 占缅甸人口的1.9%,^[1]而同期印侨的人口约有108万人。^[2]但是, 缅甸经济学家吴敏素称“战后缅甸工业发展是由华侨完成的”。^[3]缅甸华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族群究竟是如何在战后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又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些作用? 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可以先看看缅甸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和困难, 透过这些阻碍缅甸工业化的因素, 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视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2-10-08

[作者简介] 范宏伟 (1973-), 男,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博士研究生。

* 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东南亚华人政治经济资源及其利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 华侨由商转工的意义

工业化是近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二战后，工业化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缅甸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经济上仍处于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为取得经济上的独立，缅甸也走上建设独立民族经济的工业化道路。

保持一定规模的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是实现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前提。资本积累不足是缅甸独立后工业化的瓶颈。虽然英殖民者统治缅甸一百多年，但“它们不会提供资源也不会调兵遣将去监督殖民地社会从农耕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4] 缅甸宣布独立后，还未及恢复反法西斯战争的创伤，就开始了的内战。1948年3月28日，缅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缅共随即转入地下，开始了反政府武装斗争。克伦、掸、若开、佤、克钦、孟拉、勃欧、拉祜、克耶等少数民族也相继揭竿而起。内战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大约1/3的国家预算用于国防。^[5] 1952-1959年，缅甸政府对工业的投资平均只占国家资本支出的8.375%。^[6] 缅甸独立后，金融银行业也不能有效地发挥融资的作用。外汇储备还掌握在英格兰银行手中，联邦银行与国家商业银行受英美顾问的影响。外商银行特别是英商和印、巴银行还占据着相当广泛的金融阵地。此外，游资问题也是缅甸的一个重要问题。缅甸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后，一些被国有化的行业的资金变成游资。这些游资有的转为金银珠宝储藏起来，有的从事黑市投机，有的成为高利贷资本。缅甸政府虽严厉追查游资，一再号召游资投资于正常生产贸易，但效果很差。^[7]

自由同盟执政时期，¹ 缅甸政府对战前控制着缅甸经济的英印大企业、大工业和大商业实行国有化。华侨经营的主要是中小型工商企业，因此国有化对其影响不大，只是在部分行业受到冲击。1951年华侨金融业在缅结束，1953-1956年，华侨经营的酒廊、当店和宰猪场先后被收归国有。但是，缅甸政府这期间实行的商贸缅人优先政策、进出口贸易配额制度，对华侨商业影响较大。华侨资本在商贸领域逐渐受到打击和排斥。从商业中被排挤出来的华侨资本和那些被国有化行业的华侨闲散资金，借着缅甸民族工业化的东风及时由商转工，在缅甸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前仰光华侨的工业企业只有6家，总资本额为600万缅元，到1958年已经发展到445家，总资本额为9,602万缅元。^[8] 据缅甸工人党1955年和1957年的估计，缅甸全部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为24-25亿缅元。英国、印度资本共计4.46亿缅元，^[9] 而同期仅仰光市华商资本就达3.0611亿缅元，其中工业资本为9,612万缅元，占31.4%。^[10] 1958年1月20日，缅甸华商商会副主席徐四民在华商商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指出：“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58年华侨投资工业金额达缅币5,000万元。”^[11] 到60年代初奈温政府实行国有化前，缅甸华侨工业企业已达1,091家，投资额为227,955千缅元。^[12]

而殖民时期经济实力雄厚的英印资本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则不愿投资缅甸的工业。据1953年缅甸当局对252个城镇的调查，华侨独资企业的数目已超过印度人。（见表一）

这样，在外资不愿投资缅甸工业，当地工业化资本又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华侨商业资本不余遗力、及时地转化为工业投资，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可贵。被国有化和被排斥的华侨商业资本，没

表一 1953年缅甸企业数量及归属情况（252个城镇）

企业数目 企业主国籍	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	企业总数	比例 (%)
缅甸	30125	793	30918	93.4%
印度	614	220	2046	6.2%
巴基斯坦	303			
中国	909			
缅外合营		153	153	0.4%
总计	31951	1166	33117	100%

资料来源：Table ① ④“citizenship ownership by major industry groups” in First Stage Census, 1953Vol ②, Rangoon: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Union of Burma, 1958, p. 103.

¹ 自缅甸独立至1962年，一直由“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独掌政权（1958-1960年曾由军人组成看守内阁）。

有用于房地产、珠宝黄金等非生产性投资，而直接转化为工业投资，提高了缅甸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能力，加速了资本形成，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最终推动了缅甸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 华侨工业的重要性

1824年，缅甸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成为英国的原料输出地和工业品倾销场所。单一农作物种植制、现代工业落后是缅甸殖民地经济结构的特征。缅甸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约7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13] 1946~1948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平均占48.3%。^[14] 缅甸民族工业中，农林产品加工工业占统治地位。据1940年统计，在1,027家工厂中，碾米、锯木、轧棉、榨油、制糖、橡胶等工厂达879家，占85%以上。其中仅碾米厂、锯木厂就占到企业总数的3/5，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9%。^[15] 此外，缅甸没有钢铁工业，机械工业主要是一些修理厂。缅甸独立后，缅甸政府为了改变这种殖民地经济结构，开始发展国内进口替代工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私人工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0年，缅甸私人所有的工厂有1027个，到1957年已经发展到2359个，数量比战前增加了1倍多。^[16] 自由同盟执政期间，据调查，在46个行业中，有28个行业全部为私人控制。在4317家工厂中私人工厂占4076家（占94%），其中香烟、针织、肥皂、糖果等私人工业垄断了全国市场，碾米厂垄断了全国生产。^[17] 工业生产的发展表现在某些工业产品已经能够自给，如香烟、肥皂、火柴、针织等。这可以从缅甸独立后的进口结构变化情况得到证明，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量占国内总供给量的比重大大下降。例如，1953~1958年纺织品进口额依次为178、124、119、184、105、70、34百万缅元，1958年比1953年下降了80.9%。^[18] 缅甸独立前每年进口内衣23万打，1956~1957年只进口561打。^[19] 因此，私人企业在缅甸独立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逐步多样化，加强了缅甸经济自主的强度。

在上述改变缅甸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正是华侨工业资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估计，到1962年9月华侨所经营的工业占缅甸私营工业的75%。^[20] 自由同盟执政时期，香烟、针织、肥皂、糖果等私人工业垄断了全国市场，而这些新兴工业又为华侨所垄断。如表二所示。此外，华侨在资本上占优势的产业还有饼干、罐头、塑料、制帽、针织。^[21] 所以，说“战后缅甸工业发展是由华侨完成的”，当非称誉之词。

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核心是结构质变。作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简单的量的扩张。如果经济结构不发生持续变革，经济只在传统结构上实现数量增长，结果只能是传统经济的简单重复和放大，不能根本改变落后经济的历史特征。缅甸独立后，华侨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增强了缅甸经济自主性、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更重要的是华侨经济结构和华侨资本属性发生了变化。从这一点说，意义更为深远。

表二 自由同盟时期部分占优势的华侨工业

项目	糖果	香烟	化妆品	粉条	帆布	肥皂	皮革	橡胶	电池
数量 华侨工厂	58	4	30	17	3	91	7	10	6
缅甸私人工厂	100	6	31	29	7	200	9	10	6

资料来源：缅甸私人工厂数字来源于史晋五：《缅甸经济基本情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85-87页。华侨橡胶、电池工厂数字来源于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第134页。其余数字均来源于《缅甸华侨志》第157-160页。

就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对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必然同时也是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华侨和缅甸就业结构变化的考察，来说明华侨

经济结构变化对当地民族经济结构质态变化的作用。1931年和1954年华侨与缅甸人就业结构情况如表三所示。

表三 华侨与缅甸人就业结构对比情况

年份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华侨	1931	20.4%	19.2%
	50年代后期	9.5%	40%	50.5%
缅甸人	1931	67.8%	12.4%	19.8%
	1954	63.0%	11.1%	25.9%

将表三中数据代入结构变化值公式：

$$K = \sum |q_{ij} - q_{io}|$$

公式中， K 为结构变化值，表示一定时期结构变化程度， q_{ij} 为报告期成比， q_{io} 为基期构成比。^[22] 计算结果是，1931~1954年缅甸人 K 值为 12.2，华侨 K 值为 41.6。在 1931 年后的 23 年间，华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变化速度是当地民族经济的就业结构变化速度的 3 倍多。华侨经济作为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济结构的快速演变，特别是华侨 50 年代后期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比 1931 年增加了 20.8 个百分点，这对于推动缅甸国民经济结构的演变，提高产业结构高度，是重要的动力源。

资料来源：1931 年数据根据 Fenichel, W. G. Huff,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Burm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7, p. 48. & p. 50. 计算而成。缅甸人 1954 年就业数据根据史晋五：《缅甸经济基本情况》，第 286~289 页相关数据计算而成。华侨 50 年代后期就业数据来源于吴元黎等：《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32~133 页。其中吴元黎原文给出的 9.5% 数据是指除从事商业、制造业以外的其它行业的数据，在此我们用它作为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所以第一产业数据实际要比这一数字低。

三 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有所作为的主观因素

缅甸华侨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是唯一一个华侨实力逊色于印度侨民的国家。独立前，华侨在缅甸经济生活中只是三流角色，但是华侨在缅甸独立后的工业化中却后来居上，发挥了比原住民和印度侨民还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华侨由商转工的内在优势和当时客观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他们能在缅甸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从华侨投资工业的主观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有利因素：

凯文·休伊森在论及泰国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的优势时，指出泰国华人没有参与农业，“显示了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泰族人那样囿于农村家庭和农场的束缚，而是投身于正在形成的现代城市经济，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从事利润较高的经济领域。与泰族人相比，华人从事劳工与商业性质的职业更为自由。”他们成功地利用了随着资本主义在城镇的发展而出现的商机。^[23] 亨廷顿在分析近代英国工业领先的条件时，指出其中一点就在于英国社会流动性大，而欧洲大陆许多地区的农民仍隶属于形形色色的农奴制度。大部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弃农经商是不自由的。所以，在英国出身寒微而思想开明又有企业精神的人，发挥能力的范围就大得多。^[24]

缅甸华侨的情况也是如此。缅甸独立前，缅甸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商业社会，华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极少。据统计，1931 年缅甸华侨只有 6.4% 的人从事农林业，^[25] 41% 的人从事商业。^[26] 独立后，缅甸宪法第 220 条更是明文规定，联邦公民以外任何人禁止开发利用耕地。^[27] 因此，缅甸华侨没有农业、土地的束缚，没有人身限制，缅甸社会的流动性比较大。这为华侨自由选择职业，能够及时把握缅甸独立后出现的商机奠定了基础。战后大批印度商人从缅甸撤退、缅甸国内大力发展工业就为缅甸华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机，此其一。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移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华侨移居缅甸历史虽然久远，但在 1800 年以前，缅甸华侨人数很少。1861 年，缅甸华侨共有一万余人，占缅甸总人口的 0.54%。^[28] 1888 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殖民者为了开发缅甸，大量招徕华工，华侨遂大量涌入缅甸。1911 年缅甸中国人为 12 万 2 千人，1921 年为 14 万 9 千人，1931 年达到 19 万 4 千人。^[29] 因此，殖民时期华侨才在缅甸形成一定规模，他们正是随世界经济大潮而动。

在近代，移民通常都对世界经济做出迅速的反应。在殖民地中，有移民的国家、地区对世界经济的反应没有比移民的国家、地区更快。在美洲和大洋洲，迅速把经济纳入了世界市场轨道的，是欧洲移民而不是土著印第安人。在东南亚各国居民中，华侨比土著居民更快地适应了世界经济。^[30] 移民之所以能对世界经济做出迅速的反应，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和世界市场联系紧密。正如藏居良造所论，“华侨在殖民地时代的作用，在于沟通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欧主权国家与被统治的原住民之间的联系。西欧殖民国家寻求殖民地目的是为了掠取亚洲各地的资源，但是，先进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却很难和尚未摆脱原始社会状态的殖民地经济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他们便利用了华侨作为这两者的粘接剂，并视之为宝贝。”^[31] 作为中介商的华侨，他们对国际市场信息的掌握、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敏感度远非大多数从事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东南亚原住民所企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缅甸华侨经济发展的情况，反映着当时缅甸商品经济、城市化的进程。有学者就曾指出，“一个缅甸村如果有华侨商店的出现，往往是即将发展为市镇的标志。”^[32] 缅甸独立后，华侨及时由商转工，与华侨这种对市场的敏感把握不无关系，此其二。

工业化只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之一，而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33] 这种人的现代性是指人摆脱传统而具有的现代精神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精神状态归纳为，乐于接受新鲜事务、接受社会改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和头脑开放等十二个方面。^[34] 在人的现代性方面，华侨要强于缅甸原住民。现代化理论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认为，常与工厂、学校、合作社、大众媒介、城市和大市场接触的人，会使他们比其同胞更加现代化。^[35] 1931年，71.9%的缅甸人从事农业生产，^[36] 而缅甸华侨只有6.4%的人进行农业生产，41%是商人。华侨连接国际市场和当地市场的中介商的身份，无疑会促进他们的现代化。

缅甸华侨的城市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原住民。“如果一个民族成为‘十分都市化的’民族，那么就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50%的公民是‘城市居民’。”^[37] 据统计，1931年华侨有37%居住在缅甸各城市，其中20.2%的华侨居住在大城市，17%居住在其它城市。^[38] 缅甸独立后，华侨更为集中地聚居在缅甸各大工商业中心。1953年，华侨城市人口达174968人，^[39] 占华侨总人口35万的50%。再加上缅甸内战的爆发，更是促使大批华侨迁入城市。华侨高度的城市化会让他们进一步接近大众传媒、接收各方面的信息和动态，令华侨在心理、价值观和行为上由较传统的一端转变到较现代化的一端。英克尔斯认为“乐于采用新经验，欢迎革新和变迁”是构成现代人定义的首要成份。^[40]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华侨为何会敢于投身凶吉未卜的缅甸工业发展了，这实际上是华侨具有较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缅甸虽然在1948年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原住民掌握了政权，但长期以来缅甸原住民囿于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70%以上的人居住在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又为印度人和华侨所垄断，所以缅甸独立后原住民的现代性仍很低，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这在缅甸政府和商人对待投资工业问题上表现非常明显。自由同盟执政期间，缅甸当局实行商贸缅甸人优先政策、进出口贸易配额制度，排斥外侨商业资本。政府一再鼓励华侨投资工业，让出商业阵地，由缺少资本、没有工业管理经验的缅甸人去经营。这表明执政者对战后世界经济脉搏把握不准，对工业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地位缺乏战略性的认识。而缅甸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垄断了国内进出口贸易，利润较高。相比较之下，投资工业需要资本多，运转周期长。所以缅甸商人对投资工业既缺乏信心，又无热情。缅甸人真正投资工业的人很少，而且主要是殖民时期的工业家和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些军政人员。缅甸政府和原住民对发展工业的态度和做法恰好给华侨在工业领域的发展留出了空间，此其三。

四 华侨工业发展的客观环境

从华侨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来说，促使他们能够在缅甸工业化中有所作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印侨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施展手脚释放了空间。

缅甸印侨经济也是移民经济，他们的经济实力以及和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程度都远远高于华侨，现代性也高于原住民。但印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作用却没有华侨重要，这是由印度移民的性质和他们在缅甸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华侨移居东南亚是和平移民，“他们不是有组织地南来的，因而也没有武力掠取领地的行为。他们之所以要移居海外乃是出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考虑。”^[41] 殖民时期，华侨只是处于三流的中介商经济地位，经济实力难望英印殖民者之项背。缅甸独立后，民族主义高涨，其锋芒直指过去垄断缅甸经济的英印资本家。华侨由于既得利益少，承受的民族主义压力小，因而在政策可能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顾虑也就相对比他们少。

印度人则是以英国殖民者附庸的身份进入缅甸的。缅甸自 1824 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 1937 年印缅分治前，一直是印度的一个省，印度人跟随英国人大量进入缅甸。1931 年缅甸的印度人达到 101 万 8 千人，是中国人的 5 倍，^[42] 他们在缅甸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人。1936 年印度地主占有缅甸全部可耕地的 38.8%，二战前夕下缅甸主要产米区的土地，至少有 75% 是掌握在印度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中。^[43] 正因如此，独立后缅甸民族主义的锋芒首先指向英印势力。缅甸当局不但禁止战时离缅回国的约 40 万印度人重返缅甸，^[44] 而且还有很多印度人被放逐出境。相反，战时华侨回国的只有约 2 万人，战后不仅大部分都复员返缅，而且还有一些新客来缅。1948 年缅甸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印度地主的 230 万英亩土地被国有化。印度人受缅化政策的排挤和打击而释放出的一些经济活动空间，为华侨所填补。如华侨当时就接替了许多印度人原有的零售商业阵地。^[45] 因此，华商在战后最初几年扩大了在缅甸国内贸易的势力，到 50 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占据了缅甸国内贸易的 1/3 左右。^[46]

印度人口、经济实力的大幅衰落为华侨经济的发展减少了竞争力。这一后果的更重要之处在于，受到重创的印侨经济虽然实力依然强大，但他们承受了比华侨大得多的缅甸民族主义的压力，这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冒险投资新兴的工业领域。所以，50 年代中后期华侨由商转工取得发展时，印度人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47]

2. 华侨投资工业拥有较好的政策环境。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期间，缅甸的民族主义虽开始抬头，但表现较为温和。独立后，缅甸政府为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一些英、印大企业公司相继被收归国有。而华侨经济因在缅甸经济中根本不占主导地位，所以缅甸当局制定的国有化政策、商贸缅人优先政策对华侨经济虽有一定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对华侨华人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积极鼓励、支持华侨等外侨投资工业。1957 年 1 月，缅甸第二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吴叫迎在全缅工业总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称，政府决定扶助缅甸工业家建立工厂，欢迎在缅甸的外国资本家投资建设工业。外国资本家投资工业是会受到一定照顾的。^[48] 1959 年，缅甸联邦政府经济政策座谈会上，陆军总司令旺枝准将表示“政府将致力扶助工业家，……现在对工业家来说是个良好时期，希望大家努力发展工业。只要不把资金汇往所在国的外侨，我们将给予民族工业家的平等待遇。”^[49] 1962 年初，缅甸联邦贸易发展部长宇敦接见华商商会会长徐四民，希望入口商能够转行搞工业，如有困难的话，政府将尽力予以协助。^[50]

因而，华侨在工业领域拥有的发展空间，是与自由同盟政府确立的经济政策和对外侨较为宽容的态度分不开的。缅甸独立后，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扶持私人资本发展，注意利用外资。1958 年，缅甸经济部长就指出，“一些自己不能建立的工厂，必须欢迎外国人来缅甸建

立。这总比没有好。”外资在缅甸投建工业，总比将资本汇寄外国好得多。^[51]这种政策是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能有所作为的前提之一。

自由同盟政府对待外侨的政策与同时期其它东南亚国家相比，是比较合理、宽容的。根据缅甸“联邦宪法”和“国籍法”的规定，具有缅人血统的华侨、华裔可以当然地获取缅甸公民权。纯中国血统的华侨必须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侨，而且父母已经入籍，或在英属领地出生，并在缅甸有8年以上居住历史的人才可入籍。^[52]这些规定，对华侨来说实际上并不苛刻。因为从1931年的缅甸人口调查来看，在缅甸境内出生的华侨人数已占华侨总数的56%，193600名华侨中在缅甸出生的华侨有103,500人，在中国出生的有89,600人，在其他地区出生的为500人。^[54]所以，缅甸政策虽然给华侨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也给他们留有后路。1959年，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旺季准将就表示，那些不愿回国的外侨，虽然不是完全缅化，只要他们是国籍，我们需要持宽大态度。随时注意缅甸经济发展，全心全意放在缅甸的外侨，我们接受他们作为缅甸民族，我们也将以缅甸民族相待。^[54]

3. 1948~1962年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华侨投资工业创造了机会。

缅甸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一直在缅甸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工业发展非常落后，工业起点低，还处在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业过渡阶段。史晋五先生曾总结缅甸工业有六大弱点，即规模小、历史短、资本不集中、有限的几项轻工业占多数、资本有机构成低、工业中的近代信贷关系不发达。^[55]这就使华侨具备了向工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3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內战。缅共、克伦族、掸族等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反政府武装相继揭竿而起。虽然1951年大规模的內战被平息，但自由同盟执政期间反政府武装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因此卢西恩称“缅甸独立以来经历的叛乱比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都多，叛乱者代表如此多的事业与意识形态，以致于缅甸经常被称为是经受着‘多姿多彩’叛乱的国家。”^[56]持续不断的內战严重破坏了缅甸的投资环境，缅甸40%的国土被叛乱者占领，这使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无法为了全国的整体利益被开发。^[57]反政府军还经常破坏交通线来打击政府军。据统计，1950-1951铁路交通被破坏达542次，其后虽逐年有所减少，但直到1954年遭破坏的仍有288次。^[58]缅甸国内这种安全状况无疑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大障碍。

缅甸独立后虽然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由反法西斯同盟独掌政权，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多个党派、团体和个人组成的联盟。自由同盟复杂的联合，经常导致内部政见不一，政局动荡。1958年，自由同盟分裂为“巩固”和“廉洁”两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再加上缅甸独立后，民族主义高涨，一些外国大公司、企业被收归国有，外国投资者更是顾虑重重。所以自由同盟时期外资对在缅甸投资缺乏热情，“面对缅甸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难以预料的进出口限制、交通限制、国有化的危险、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过去大量投资缅甸的英、印企业不愿再冒险投资。如曾垄断缅甸钢铁业的英国兄弟钢铁公司，独立后就将其的经营生产大部分转移到非洲。而投资工业的主角逐渐由实力并不雄厚的华侨来充当。”^[59]

4. 中国政府支持华侨由商转工。

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华侨必须做出因应，或离开居住国或扎根当地。华侨定居缅甸的历史悠久，1931年出生于缅甸境内的华侨人数已超过来自中国的人数，每一百个华侨中出生于缅甸的就有56人。^[60]显然“落地生根”是华侨的现实抉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十分关心缅甸华侨的发展和命运。1956年、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单独接见缅甸侨领徐四民，就缅甸华侨由商转工和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下去的问题进行商谈。

1956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劝说华侨，要在缅甸长久居留，总要作长远的打算，并指出从事商业有时候是不稳定的，而投资工业是有长远前途的。“工业的利润当然来的慢一些，可是稳一些，真正的企业家在这方面钻，把自己的游资投资到缅甸和缅甸人友好合作，或者获得缅甸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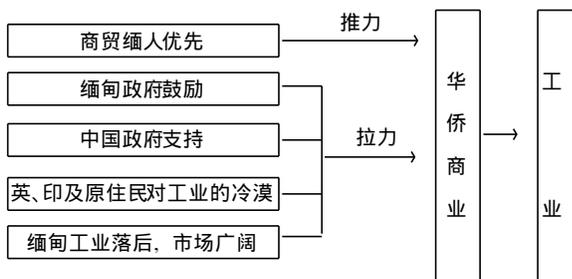
府的批准，来经营工业、手工业，这对自己事业可有一个长期打算，对缅甸国家的建设我们就能够尽一分力量。”^[6]周恩来的讲话在缅华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1958年，缅甸侨领徐四民在华商商会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了1956年周恩来访缅时指示侨胞应尽力参加缅甸工业建设的意义。“吾侨从事发展缅甸工业，不但对缅甸国家人民有利，对自己的前途亦是有益的。”^[7]

我们不否认，华侨由商转工有在商贸领域受到排斥，被迫投资工业的性质。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华侨能够将手中大量的游资，投资于缅甸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英印资本家不愿触及的领域，没有勇气和信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的支持无疑坚定了他们投资工业的信念，为华侨的选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结语

恩格斯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由多种历史力量整合出来的“合力”，促使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这种“合力”。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将华侨推向缅甸工业化前台，有多种变量在起作用。如右图所示：

缅甸独立后，民族主义的高涨使得原住民要求掌握缅甸经济，商贸缅人优先的政策就是这种诉求的反映。华侨在缅甸商业领域拥有的一席之地与原住民的这种要求产生了矛盾。在缅化政策的压力下华侨只能让位于掌握政权的原住民，这就形成了华侨由商转工的推力因素。



而缅甸工业落后，投资市场广阔，缅甸政府允许、鼓励华侨投资工业，向华侨展示了发展工业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又对此极力支持，则进一步指明、坚定了华侨的选择。这期间，殖民者、印度人和原住民游离于缅甸工业发展之外，为华侨在工业化中有所作为提供了空间。这些就形成了华侨投资工业并取得较大成绩的拉力因素。这两大作用力就是缅甸华侨这样一个个人单势微的族群，却能在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逻辑所在。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缅甸华侨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选取缅甸这样一个被“冷落”的国家的华侨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不仅是要说明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试图藉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实际上，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先锋作用在东南亚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在战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中，华侨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居住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H. A. 西莫尼亚. 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 [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63, (1): 21.
- [2] 据缅甸政府统计, 1953年缅甸印侨城市人口为286903人, 见 First Stage Census [Z], 1953 Vol. I, Rangoon,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Union of Burma, 1957, p. 27. 而1954年缅甸农村印侨人口为80万人, 见 Mya Than, “Jairampur: A Profile of an Indian Community in Rural Burma” [A], in K. S. Sand & A. Mani, ed.,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C],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 p. 685.
- [3] [10] 林锡星. 中缅友好关系研究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142, 139.
- [4] (美)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144.
- [5] [57]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研究处. 缅甸 [M]. 44, 44. (无出版单位、时间和地点)
- [6] Louis J. Walin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1951—1960* [M].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p. 354.
- [7] [9] [16] [17] [19] [55] [58] 史晋五. 缅甸经济基本情况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183—185, 65, 65, 91, 88, 280—281, 124.

- [8] [20]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华侨情况介绍 [R] . 1963 年. 25, 25. (无出版单位和地点)
- [11] 克服困难发展缅甸工业 [N] . 新仰光报, 1958-01- 20.
- [12] 数据来源: 根据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缅甸华侨志 [Z] . 台北: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民国 56 年, 第 157-160 页的实行国有化前缅甸华侨工业调查表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成.
- [13] A. C. 考夫曼. 缅甸的国家制度 [J] .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60, (1): 1.
- [14] 根据 *Economic Survey of Burma* 1954 [R], Table1A , p. 3. 计算而成.
- [15] [36] J. Russell Andru, *Burmese Economic Life* [M]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7 , p. 142 , 40.
- [18] *Economic Survey of Burma* 1959 [R], Table32 , p. 46.
- [21] 可参见缅甸华侨志, 154- 157; 史晋五: 上揭书, 87- 90; 林锡星: 上揭书, 144- 145; 克服困难发展缅甸工业 [N] . 新仰光报, 1958- 01- 20.
- [22] 公式引自金滢基. 产业结构变革和科学技术 [J] . 经济学译丛, 1981, (2): 38. 转引自刘伟. 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 [M] .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66.
- [23] 凯文·休伊森. 复苏之路: 泰国的银行家、企业和国有化主义 [J] . 南洋资料译丛, 2002, (2): 56.
- [24]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 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195.
- [25] Virginia Thompson, *Labor Problems in Southeast Asia* [M]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27.
- [26] Helmut G·Callis, *Foreign Capital in Southeast Asia* [M]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42 , pp. 95- 96.
- [27] [52] 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 资产阶级国家法参考资料 [Z] .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5. 100, 39.
- [28] [38] 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t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M] .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53, 118.
- [29] [42] 布赛尔. 东南亚的中国人 [J] .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8, (1): 3, 3.
- [30] 夏诚. 近代世界整体观 [M] . 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0. 238.
- [31] [41] (日) 李国卿.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M] .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1, 4.
- [32] 赵松乔. 缅甸地理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113.
- [33] [34] 殷陆君. 人的现代化 [Z]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8, 20- 34.
- [35] [37] [40]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 [M]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49, 6, 47.
- [39] *First Stage Census* [Z] , 1953 Vol . I , Rangoon , Superintendent , Governmen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 Union of Burma, 1957, p. 27.
- [61] Hugh Tinker, *The Union of Burma* [M] .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03.
- [43] 华西里耶娃. 《缅甸》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9.
- [44] 什那伊杰尔. 缅甸经济地理概论 [M] .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110.
- [45] [47] Mya Th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ndentity” [A] in Leo Suryadinata , ed . ,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C]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25, 125.
- [46] Virginia thompson & Richard adloff , *Minority problems in Southeast Asia* [M]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
- [48] 缅甸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建设工业 [Z] . 侨情参考资料, 1957- 02- 18, (496): 4356.
- [49] 缅甸政府撤销 600 余家出入口商注册证 [Z] . 侨情参考资料, 1959- 04- 07, (555): 10.
- [50] 鼓励华商搞工业 [N] . 《新仰光报》, 1962- 03- 01.
- [51] 缅甸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建设工业 [Z] . 侨情参考资料, 1957- 02- 18 日, (496): 4356.
- [53] [60] 田家青. 缅甸华侨的人口与分布 [N] , 伊江周报, 1961- 09- 03.
- [54] 缅甸政府撤销 600 余家出入口商注册证 [Z] . 侨情参考资料, 1959- 04- 07 日, (555): 10.
- [56] 卢西恩·W·派伊. 东南亚国家政治制度 [M]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95.
- [61] 缅甸华侨欢迎周恩来总理大会上周总理讲话的全文 [Z] . 侨情参考资料, 1957- 01- 17, (488): 4268.
- [62] 克服困难发展缅甸工业 [N] . 新仰光报, 1958- 01- 20.